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别忘了回家

王芳◎著

一个关于婚姻与爱情的故事。
一个关于出轨与回家的故事。
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
只有爱情的婚姻是不现实的。
当你患得患失，优雅丧尽，
害怕婚姻成为食而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，
你怎知它不是他人盘中的珍馐？
男人有时也像娜拉一样出走，
然而，出走是最容易的事，难的是回家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别 忘了 回家

王芳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忘了回家 / 王芳著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6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097 - 6

I. ①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0455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 字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王芳 女，汉族，大庆市人，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，文学网站签约作家，发表长篇小说十余部，近八百万字，曾获最受欢迎的网络作家称号。



KUADU
CHANGPIAN XIAOSHUO
WENKU

七月雨火,宽阔的马路上,闪烁着水汪汪的光,草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,就连油田上的磕头机,都显得沉重起来。

汪静萱驾车向郊区驶去。她摇下了自动车窗,一股热浪涌了进来,瞬间汗水就湿透了衣背。

“这该死的破车。”汪静萱自言自语道。

空调坏了,车里像蒸笼,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汪静萱要到郊区去,采访农民企业家林向春,这是总编交代的任务。

大庆人都熟悉林向春。

娱乐业起家的林向春,是个半黑半白的人物,明里做着正当生意,暗里尽是龌龊的勾当,只因上下打点得到位,没人敢去触碰罢了。

汪静萱懒得和这些人交往,可是因为工作需要,她不得不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,尽心完成这次采访任务。

下午一上班,汪静萱就来到向春有限责任公司,秘书直接把她带进林向春的办公室。

宽敞、奢华的办公室里,林向春闭眼靠在老板椅上,显得悠闲而慵懒。

汪静萱犹豫了一下,还是自我介绍说:“林总,我是《大庆新报》的记者汪静萱,今天特来为你做一期专访。”

林向春睁开了眼睛。

汪静萱打量着这个男人,剑眉大眼,嘴大耳大,面部线条硬朗,一身品牌服装倒也得体。像林向春这种粗犷的男人,很难把他和色情联系在一起。

汪静萱走到办公桌前，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，拿出记者证递到他面前：“林总，这是我的记者证。”

林向春抬起眼皮扫了汪静萱一眼。

一瞬间，林向春双眼放射出特殊的光芒。他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把抓住汪静萱的手腕。

汪静萱吓了一跳，记者证掉在桌子上，她急忙后退一步，用力抽出手腕。

汪静萱脸上挂满怒意：“林总，你这是……”

在职场上，美女很容易受到骚扰。美丽而又性感的女人，更会遭遇到莫名的侵犯。她非常讨厌披着华丽外衣的色狼型男人。

林向春则是愣愣地望着汪静萱，半晌才喘出一口长气，幽幽地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《名人访谈》首席记者汪静萱，受总编云寒星的委托，由我来做你的专访。”

汪静萱故意提到总编，是希望借用总编的名望，提醒或震慑一下这个人，毕竟云寒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。

“汪静萱？你姓汪？”林向春眯了眯眼睛，目光深不见底。从汪静萱的脸到胸，他肆意地打量着，这让汪静萱感到不适，有一种被意淫的感觉。她努力控制着情绪，保持着相对高傲的姿势，冷冷的与他对视着。

林向春终于转移了视线，拿起汪静萱的记者证，勾动着嘴角仔细端详。

三十秒后，他把记者证扔在汪静萱的面前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约了重要的客人，一会儿再见。”

“那你的专访……”

“等我回来再说。”没等汪静萱说完，林向春快步向门口走去，并对他的秘书吩咐道，“李秘书，带汪记者参观一下温泉洗浴中心。”

“是，林总。”李秘书目送着林向春走出办公室，“请吧，汪记者。”

李秘书是个柔美的女孩，连笑容都透着甜甜的气息，她嘴角含笑，脚步轻盈地走在前面。

汪静萱闷闷不乐，不知林向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能跟着李秘书，默默的向外走去。

林向春的公司，主要从事旅游、娱乐和建筑业，向春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拥有一家大型度假村。度假村建有温泉洗浴中心、五星级宾馆、歌舞厅、钓鱼池、绿色植物采摘园和绿色野生美味楼，更有西餐厅和咖啡厅，集休闲、娱乐和养生于一体，算得上大庆最大的游乐基地。

李秘书把汪静萱带到温泉洗浴中心，指着那座豪华的大楼说：“汪记者，这里是国内最大的温泉洗浴中心，能容纳上万人洗浴。中心里设有药浴、鱼浴、茶浴、花草浴和红酒浴，还有冲浪和泳道，各种洗浴项目应有尽有。最绝的是室外温泉洗浴，冬天里，可尽享冰火两重天的感觉，坐在池子里欣赏冰雪景观，那真是身在华清池，已入仙境了。”

“嗯，真不错。”汪静萱敷衍着。其实，作为新闻人，她早就了解了这里的情况。

李秘书微笑着说：“汪记者，我们到里面参观吧，室内可是热带雨林般的梦幻世界。”

“好的。”汪静萱答应着，两个人向大门走去。忽然，哗啦一声脆响，大门的玻璃碎了。大门被用力地推开，从里面涌出一伙人来。

前面是几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儿，后面跟着一群保安。那几个男孩儿，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刀具，保安的手里却举着警棍。

“打，给我往死里打。”

一伙人叫嚷着打在一起。乒乒乓乓的击打声，稀里哗啦的碎

裂声，痛苦的喊叫声，令人心生恐惧。

“汪记者，快躲开。”李秘书拉着汪静萱向远处跑，两个人穿着高跟鞋，跑起来很吃力。

汪静萱被拉得趑趄趑趄的，终于来到了一处安全之地。

汪静萱心脏跳得很快，有一种痛感在蔓延，她用手捂住心脏，慢慢地蹲了下来。李秘书担心地问：“汪记者，你没事吧？”

汪静萱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只是跑急了一点儿。”

李秘书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
两个人不再说话，都默默地看着打架，这无疑是免费的武打片。

你看那边，一群人噼里啪啦的，有人脸上流血了，有人顷刻间倒下了，还有人滚抱在一起。那真是刀光剑影，令人心生畏惧呀。

“不行，得报警。”汪静萱说着，便从包里掏出手机。

“汪记者，别……”

李秘书的话还没说完，身后却响起低沉的男中音：“不许报警。”

林向春突然地出现，着实让人感到吃惊。

林向春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前面说：“这些王八蛋，敢到我的地盘撒野，都给我往残里打，只要留口气就行。”

“是，林总。”林向春身后，站着几个戴墨镜的人，其中一个应答着，快速向那边跑去。

汪静萱急切地说：“林总，再打会出人命的。”

林向春盯着汪静萱说：“我的地盘我做主。”

汪静萱也回瞪着他，有些气愤地说：“你身为老总，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群架，你这是草菅人命。”

林向春不说话，目光转向群殴的人们。

“林总，这是法制社会，打死人要偿命的。”汪静萱气得直跺脚。

林向春不予理睬，依然任其手下所为。

“林向春,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,你就那么冷血吗?”汪静萱大喊,失去了平日的矜持。

林向春眯了眯眼睛,对手下说:“好吧,看在汪记者的面子上,今天就饶过他们。去,告诉他们,如果再敢来搅场,我就做了他们。”

一个戴墨镜的手下,答应着跑了过去,一场械斗被制止了。

械斗双方各自散去,周围恢复了平静。

汪静萱长出了一口气。

林向春冷冷地说:“李秘书,你带汪记者回贵宾室休息,我还有重要的客人要接待。”

“汪记者,请吧。”

李秘书优雅一笑,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,仍然走在前面带路。

“李秘书,这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吗?”汪静萱心有余悸地问道。

“怎么可能呢?林总是守法经营者,这只是偶然而已。”

“既然是偶然事件,为什么不报警?”

“汪记者,这不是我们打工者该管的。林总深谋远虑,自有他处理问题的方式,不是吗?”

李秘书外交式的回答,让汪静萱不知所云。她知道李秘书不会说什么,只好默默地跟着往回走。

把汪静萱带回休息室后,李秘书帮她沏了一杯绿茶,然后甜笑着退了出去。

汪静萱坐在沙发上,默默打量着四周,宽敞明亮的贵宾室,装饰的如主人一样张扬、粗放、奢华而大气。意大利真皮沙发,红木家具,进口墙壁。吧台里咖啡、红酒、茶叶等应有尽有。墙壁上挂着两幅名画,在奢华的装饰里,又增添了些许文化气息。

通过接触,汪静萱对林向春的印象是:这是典型的没品味、没文化、没有法制意识的农民暴发户。

她很讨厌这个男人。

但是，总编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，这是她的职责，她会用心去做好。

在汪静萱眼里，浮华世界，人心思变，这是事实。无论是否有脱俗之心，要想立足于社会，就得变成凡夫俗子。厌倦尘世浮华，又不得不游走红尘的，何止她一人？要吃饭，要养家，要事业，还要名利，这些都要真实地面对。既然做的都是俗事，就容不得有脱俗之心，人生就是如此。降落于红尘的一瞬，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

愤世嫉俗，不能代表多么不俗，只能证明做人肤浅。有的人失败，不一定是能力问题，也许就是太脱俗了。超然虽好，却失去了人群。失去了人群，也就失去了根基。只有把自己融入世俗中，又能保留心中的不俗，才称其为真正的智者吧。

既然如此，就守护好心底的那点东西，让身体游走在红尘中吧。

适时劝解一下自己，就会增强免疫力，再以记者身份面对一切，处理问题就游刃有余了。汪静萱深谙个中道理，做起事来游刃有余。因此，年纪轻轻的，她在业界已崭露头角了。

坐在贵宾室里，汪静萱一边整理笔记，一边等待林向春。眼看就要下班了，李秘书才笑盈盈地走进来说：“汪记者，林总有请。”

汪静萱跟在女秘书身后，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。

林向春仰靠在座椅上，拧紧眉头沉思着什么，看到汪静萱走进来，继续用那种特殊的目光打量着她。

汪静萱感到气恼，又不便于表露出来，就着力遮掩不满情绪，再次拿出采访本说：

“林总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开始吧？”

“汪记者，我晚上有应酬，要宴请市府领导。所以，我要换衣服去。”

“林总，那采访……”

“怎么？是我没有说明白，还是你没有听明白？或者是汪记者想帮我陪市府领导？”林向春更加尖刻起来。

“林总，给你做专访，是云总编交办的任务，我希望尽快完成。”

“呵呵，好敬业的记者。不过我实在没时间，还是改天再说吧。李秘书，送客！”

李秘书察言观色，发现上司并不待见这个记者，便收敛起甜甜的笑容，用职业性的口吻说：“汪记者，请吧。”

就这样，汪静萱被赶了出来。

面对林向春的刁难，汪静萱的确有点郁闷，脸上却显得沉静如水，耐着性子等在办公楼前。

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汪静萱鼓励着自己，默默地等在热浪中。直到林向春换好衣服，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出办公楼，她又礼貌地走上前去。

“林总，我明天再来采访，你看有时间吗？”

林向春继续走向悍马，目光扫过汪静萱，对身后的李秘书说：“李秘书，你安排吧。”

目送林向春上车，汪静萱更加郁闷。趁着天还没黑下来，连忙开车往回赶。

2

肖泽庆出差了，按计划今天该回来。也许是采访太不顺利，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，汪静萱感觉有些疲劳，很想立刻回到家里，享受那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路程刚刚过半，汽车就抛了锚。汪静萱一次次发动，又一次次失败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打电话求援。

朋友赶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才把汽

车拖到修理厂。

采访受到阻挠,汽车意外抛锚,这让汪静萱觉得,倒霉的事儿,全让自己摊上了。这么越想越委屈,胸口就郁积了一口气。

为了舒缓压抑的心情,汪静萱婉言谢绝了朋友,她独自向市区走去。一边欣赏着夜景,一边构思着小说情节,走着想着就入了魔,心头涌动着奇思妙想。

七点多钟,汪静萱才走到家门口。回来的路上,她顺手采摘一把野花,花儿的芳香直袭鼻翼,让人免不了要沉醉其中。

汪静萱抬头看看十二楼,那是自家所在的楼层,窗玻璃流泻出橘黄色的灯光,让她感觉到十分温暖。

有人说,家的窗口就像航标灯,经历狂风暴雨的人,才会对它有极其深刻的情感。此刻,汪静萱就是这个感觉。她看着温馨的灯光,不知不觉鼻子一酸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肖泽庆已经回来了,那灯光就像丈夫温情的眼睛,凝看着她的归途。

客厅的灯光有两种颜色,结婚之初肖泽庆就承诺,两个人一起归家时,他会按亮乳白色的灯,让屋子里更明亮一些。汪静萱晚归时,他会按亮这盏橘黄色的灯,让汪静萱走到楼下,在抬头的一瞬间,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这个承诺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肖泽庆就是如此,很在意生活的细节,不经意间给予她些许感动。

汪静萱想象他在厨房忙碌的情景,不觉间幸福地挑了下眉头,所有的不快一扫而光,加快脚步跑进了电梯间。

汪静萱刚要敲门,门无声地开了。肖泽庆站在门厅里,高大的身影遮住了灯光,汪静萱眼前出现一片暗影:

“老公回来了?等着急了吧?你的破车闹罢工,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。”

汪静萱沉浸在喜悦中,没发现肖泽庆暗淡的脸色。她边说边

去拿拖鞋,却被肖泽庆拽住了胳膊。

汪静萱抬头,目光落在肖泽庆的脸上。肖泽庆满脸沉着,让汪静萱有些吃惊,她眨了眨眼问道:“哎,这鬼天气,怎么又阴了?”

“静萱,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,你心脏不好,随时都有发病的可能,你自己不能开车,为什么不听话呢?电话还关机,万一有什么事情,怎么办?”

肖泽庆话速稍快,他的胸脯起起伏伏的,显然是非常生气。

去省城开会五天,一直牵挂着妻子,时时惦记着她的身体,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她的身边。

匆忙赶回来后,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,却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,汪静萱的手机打不通,电话打到编辑部,于珊接到电话说,汪静萱开车去郊区采访了。那一刻,肖泽庆就像丢了魂似的。

“静萱,你知道吗?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的,恨不得把我的心脏给你,按理说你应该待在家里静养,可是你放不下工作。出去工作也就罢了,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。我不求别的,只求你平安。可是你竟然不在意,叫我怎么放心呢?”

肖泽庆有些哽咽,他转过脸去僵硬地站着。汪静萱很意外,没想到他的反应如此强烈。

三个月前,汪静萱在一次采访中昏倒。医生会诊后,发现她患有严重的充血性心脏病,这是死亡率极高的心脏衰竭症状。为了恢复心脏功能,在医生的建议下,汪静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

那段时间,肖泽庆就要崩溃了,整天陪伴在病床前,细心地照料她。肖泽庆常常坐在床边,紧紧拉住汪静萱的手,希望把活下来的信念,传递给昏迷中的汪静萱,与她做着心灵上的对话。每每看到这个场面,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两天后,汪静萱苏醒过来,第一眼就看到了丈夫。肖泽庆头发蓬乱,发青的胡楂,灰白的面容。一向注重仪表的肖泽庆,失去了以往的风采,就像大地震废墟中扒出来的一样。

望着从鬼门关回来的妻子，肖泽庆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来。那一刻，汪静萱理解了生离死别的真正含义。

肖泽庆紧握的手，让汪静萱感到了他的担心和焦虑。她的鼻翼抽动了一下，强忍住即将溢出的泪水，把一抹虚弱的笑容挂在脸上，有气无力地调侃道：“老公，你好丑哇，就像犀利哥。”

一句玩笑，勾出了肖泽庆的眼泪，他再也抑制不住，把脸埋在两个人相握的手中，轻声呢喃道：

“静萱，以后别再吓我了，我受不了这种折磨，宁可躺在病床上的是我。”

汪静萱被深深地感动了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举案齐眉，钟爱一生。人生在世，还有什么感情能胜于此？

“老公，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病倒了，再也不吓你了。”汪静萱笑了笑，虚弱地说。

“我真的很怕，不敢去想未来。”肖泽庆沉沉地说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一滴泪落在了汪静萱的手上，肖泽庆是冷静的男人，结婚这么久，汪静萱第一次看到他流泪。

汪静萱也流泪了，她抚着肖泽庆的额发说：“我不会再病倒了，不会再吓你了，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”

看到汪静萱流泪，肖泽庆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冷静了下来，侧身坐在床边，擦了一把眼角的泪水，又伸手擦去汪静萱的泪。

“还损我像犀利哥，你再哭就像芙蓉姐姐了。”

汪静萱笑了。

肖泽庆从床头柜里抽出纸巾，擦干她的泪水说：“学会照顾自己，就不会再生病了。”

“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”

汪静萱大病一场，肖泽庆瘦了一大圈，原本风流倜傥的他，看上去成熟了很多，也沧桑了很多。

当医生反复叮嘱他们，心脏病不能频繁发作，否则会危及生命

时，汪静萱捕捉到了肖泽庆的担忧。

浮华云烟梦，流年一段情。在诚信度下滑的年代，婚姻脆弱得如玻璃，爱情轻浅得如浮萍。相爱的人都无法预料未来，不知道情感会游移到何方。有多少对夫妻，转眼间怒目相视，从恩爱变成了陌路，或是从夫妻变成了仇人？在对婚姻人人自危的时代，肖泽庆的爱显得格外珍贵。

汪静萱的身体刚刚恢复一些，小护士们就喜欢围在汪静萱的身边聒噪，话题总离不开肖泽庆。

“静萱姐，你真幸福。”

“静萱姐，你老公好帅好感人啊。”

“静萱姐，我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老公，就满足了。”

“静萱姐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哦，不然我可要抢了。”

听着大家的议论，汪静萱抿嘴而笑，或是歪着头说：“好男人是好女人培养出来的。我的观点是：人可以要强，但是千万别和你的另一半争强，和妻子或丈夫争强的人，是最不可理喻的。所以，在家里要学会示弱，让另一半心生保护你的愿望，你就幸福了。”

“天啊，静萱姐，你这话太有道理了。”

“是的，怪不得你老公那么疼你，换个男人也会这样疼你的。”

“我结婚后，就按你说的做。”

汪静萱说：“家庭在于经营，感情在于呵护，这话很有道理。所以，要改变一种观念，就是婚姻不是保险柜。相反，结婚是新生活的起点，必须用全部精力来应对。”

“静萱姐，你就像个哲学家。”一个护士说。

“我觉得是文学家，把生活悟得特透彻。”又一个护士说。

汪静萱笑笑说：“好女人不应是白开水，白开水太寡淡了，没有人总愿意喝的。自己要时而茶水、时而可乐、时而咖啡或时而白开水，这才能让男人乐此不疲。要记住，这不是心计，而是心思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对这个家用心了，他会感受到你的好，也就会用

心回报你。”

一说起家庭，汪静萱就滔滔不绝的。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说起话来有些吃力，这让人很感动。

“静萱姐，你说的太好了。”

“和你在一起，我学会了很多哦。”

“女人都这么想，离婚率肯定会大幅下降的。”

护士们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直到肖泽庆出现在门口，大家才纷纷散去，让汪静萱尽情享受两人世界。

那些日子，虽然身在医院，汪静萱倒不觉得多难过。

手术很成功，肖泽庆对汪静萱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当鲜活的汪静萱站在亲友面前时，大家都感觉不可思议。她更漂亮了，浑身充满了朝气。大家戏谑地说，这是爱情的魔力。

出院后，肖泽庆不但承担了全部的家务，还对汪静萱采取了全方位监管，他制定了一系列监管措施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，是不许她独自驾车出行。

汪静萱也格外珍惜生命，让自己保持愉悦的心情，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。

六个月后，汪静萱已恢复如初，她不想闷在家里，由于事业心的驱使，让她投入了正常工作。

今天采访的对象离城区远，汪静萱一时兴起，也嫌打车麻烦，于是自己驾车出发了，没想到这个举动，触犯了肖泽庆的底线。

汪静萱自知理亏，连忙把野花举到肖泽庆面前。

“老公，不要生气了。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我却为你采了。怎么样，这回满意了吧？”

肖泽庆看着她，仍然默默无语。肖泽庆性情平和，为人豁达宽容。结婚十多年来，他很少对汪静萱发脾气。汪静萱明白，今天他真的动气了。

她立刻改变策略，脸上堆满了笑意，眯起眼睛看着肖泽庆，并